

网络恐怖精品



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

它一直在你身边

TA YIZHI ZAINI SHENBIAN

阅读此书后果自负：(

编著 徐欣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网络恐怖精品

Inv. 6

3x

102257

卷一直



在
你
身
边

徐欣 编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它一直在你身边:网络恐怖精品/徐欣编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—228—08095—4

I. 它… II. 徐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G26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9263 号

它一直在你身边——网络恐怖精品 徐欣 编

出 版:复旦大学出版社
印 刷:星光印刷厂
版 次:2004 年 3 月第 1 版
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9
字 数:220 千字
定 价:23.80 元



目 录

目 录

- 平安夜/1
- 谁撞了鬼/9
- 死亡接力/22
- 它一直在你身边/47
- 螳螂/59
- 幽灵楼道/85
- 爱你就要杀死你(上)/106
- 爱你就要杀死你(下)/150
- 秘密/191
- 魔湖惊魂/200
- 魔书恶梦/252



平安夜

——据报道，12月24日夜一中年男子惨死在公寓内，其女儿下落不明，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。

我是凝，出生在平安夜。

学院里的人都走掉了，我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，下意识拨弄起手腕上的小瓶子来。它是爸爸亲手做的，造型很怪，像一颗钉子一样，里面装着一些灰白色的沙子，暗淡无光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仍是很喜欢，从小就一直挂在手腕上当护身符。

爸爸是非常好的人，他是这所医学院的教授，经常要加班到深夜。对于母亲却没有印象，听爸爸说她在我出生不久后就失踪了，似乎是出走的样子。我只在几张很少的合照中见过她的样子，照片中的母亲总是半低着头站在人群后，很长的头发披泻下来，遮住脸颊。她有一双异常美丽的眼睛，闪着幽蓝的光。

“真讨厌，爸爸怎么还不来，都快5点了。”我有点耐不住了，索性直接去实验楼找他。

放学后的实验楼冷冷清清的，几束惨淡的日光射在走道里，脚步声悠长地回荡着。我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，虽然不感到害怕，但这里确实很冷。



办公室的门紧锁着，看来他不在这里。我失望地转过身，看见对面标本室的门微微打开了一条缝，是不是在这？我轻轻推开门。

“爸？”房间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“真粗心，居然连门池不锁。”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无聊地在里面转来转去。

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，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赖在里面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感到很温暖。

木桌上的瓶子里浸泡着一些内脏器官，丝丝缕缕的，悬浮在里面。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器皿，那些都是爸爸很重要的实验器材。我转过身，向窗边走去，那边有一架人体骨骼的标本。我小时候就最喜欢站在那里，踞着脚一块一块地数着骨头，至今我还记得那时候说过一句很傻的话：“我好喜欢它，我要和它永远在一起。”

差不多两年没进来看看，我发现自己真的长得好快，个头已经窜到和它几乎平行的高度，再也不用费力地抬头观察了。

大概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端详它，感觉都有点不习惯。我闭上眼睛，伸出手一点一点触摸那些纤细的骨头，努力回忆着小时候背下来的 206 块骨骼名称，可是脑海中一片模糊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唉！我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忽然感觉手指触到一个冰凉湿润的东西，我一惊，猛然睁开眼睛。原来是一块木片一样的东西，嵌在左边的胸骨里，很细很小，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过。“又是哪个人的恶作剧！”我有点生气，怎么能这样对待标本呢？我用手指捏住木片突出的部分，转动着往



外拔。大概是用力过猛，骨骼开始不断摇晃，我连忙扶住，却毛手毛脚地碰掉了手腕上的沙瓶。

“凝，你怎么在这里！”我回头，看见爸爸气急败坏地站在外面，“我在外面找了你好…”他忽然停下来，眼睛盯住我手中的木片，闪出恐惧的光芒。然后他冲上来一把夺去木片，用力塞进那条骨头的缝隙中。我虽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但趁着当儿，赶紧捡起地上的沙瓶戴好。这可是爸爸非常重视的东西，每天都下五次地叮嘱我要保管好保管好，要是让他知道刚刚我让他的宝贝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不扁我一顿才怪。

爸爸把标本扶正，转头看见满脸疑问的我，连忙解释：“这块木片是用来固定标本的，如果不塞住缝隙，骨骼会变形。”

“啊？”这样？我还以为自己做了件大好事呢。

“啊什么啊，你都快15岁了，该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。”爸爸满脸严肃地盯着我，忽然话锋一转，“让我看看你的沙瓶，有没有弄掉啊？”

“有…呢…有保管好啦！”我冷汗直冒，这个臭爸爸，还真会套话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我亮出一个自以为最最灿烂的笑容，“你女儿怎么会犯这种白痴级的错误，要充分相信我嘛。”

爸爸满脸狐疑地盯了半天，终于还是相信了。他转过身去，爱惜地拍拍骨骼的肩膀，“以后不许再碰它了，被弄坏了可不行。”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拼命点头。



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说谎的技巧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晚上睡得一点也不安稳，梦里面总闪着一些蓝色的光，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凝、凝，你过来…”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床单汗湿了一大片，身上粘乎乎的。真是麻烦，我赶紧冲进卫生间洗澡。

“咦？沙子怎么有点变色？”我奇怪地盯着瓶子，“惨了，肯定是昨天摔坏了，进水。”命苦啊！看来以后得小心点：要是被爸爸看见了可不得了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因为忙于功课，一直都没有去实验楼等爸爸，也没有再见过那具标本，事情也就淡忘了。

明天就是平安夜了，街上开始张灯结彩，店子的玻璃橱窗上歪歪扭扭地喷着 Merry Christmas，摆放着很小的圣诞树，感觉很好。我和爸爸约好了今天一起出去买东西，他为此还特意推掉了一个派对。

去找爸爸的时候，又经过那个标本室，我还是忍不住进去了。骨骼还在原来的位置，我注意到了它的右手只有四个手指，抬头透过它原来是眼睛的两个部分，看见远处似乎点起了蓝色的灯，很模糊的蓝。忽然又听见了梦中的那个声音，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：“凝、凝，你过来…”我大吃一惊，赶紧跑了出去，关门的时候看见那具骨骼，在风中寂寞地摇晃着。

晚上又开始做梦，许多零碎的片断，杂乱无章，像一部无声的老电影。忽然，一些画面在脑海中清晰地浮



现出来，我看见一个眼睛幽蓝的女子，满脸是血地躺在浴缸里，她的肌肤在一点一点地腐烂。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：“凝、凝，你过来…”然后我看到了她的眼睛迅速黯淡下去，有人影在面前一闪而过。

“不！”我猛地坐起来，几束绚丽的日光在窗台上安静地转圈，脑门上布满了冰冷粘稠的汗水。这些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掀开被子，披上大衣往外冲去。

因为是节假日，医学院的人大都回去了，只剩下几个清洁工人打扫卫生。走在寂静的过道里，我头一次感到毛骨悚然。

爸爸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走进了标本室。

房间的窗帘被拉上了，显得很昏暗，这种诡异的气氛真令人讨厌，我一边嘟囔着一边走过去，可当我的手指触到窗帘的那一刹那，听见背后传来奇怪的“咔咔”声。

我的脸僵住了，我看到那具骨骼在轻微地振动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凝、凝，你过来…”

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，心脏一下一下用力地撞击着胸腔，好可怕，我想逃，可脚却不听使唤地向它移去。它转过头来了，是的，如果那还能叫做头的话。原来是眼睛的地方，那对漆黑的窟窿深处发出幽蓝的光。然后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安静的蓝色的眼睛，长长的头发披泻下来，遮住脸颊。她走过来，黑色的丝质长裙拖过地面，悄无声息。她用忧郁的声音叫我的名字：“凝。”我摒住了呼吸，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只有四个手指。



她低下头来，用那双异常美丽的眼睛望着我，她说：“凝，那个男人将我杀死，把我的灵魂在骨架上锁了15年，我恨他。现在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，谢谢你救我出来。”蓝色忽然铺天盖地地涌来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头，往后退去。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四周很快安静下来。我睁开眼睛，那具骨骼仍然摆在窗边。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。“妈的。”我转过身去，猛地扯开窗帘，“该死的东西见鬼去吧。”我狠狠地咒骂了一句，跑了出去。这个地方的空气还真让人窒息。

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，我一直在大街上游荡。桌上的饭菜都还没有动。爸爸似乎是在洗澡的样子，听见我回来，忙不迭地停了水，还顺便骂我一句：“臭丫头，自个生日都忘了啊！回来这么晚。”我无精打采地站在卫生间门口等他，今天这事一定要和他说一下，弄不好我得了什么精神分裂之类的病。

“爸，快出来，人家有事要跟你说。”我习惯性地抬起手腕玩弄着小沙瓶，沙子的变色越来越严重了，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在灯光下闪着幽蓝的光。幽蓝？等会儿，我心里“咯瞪”了一下，手悬在了半空中。

“咋啦丫头？”卫生间的门拉开了，爸爸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流镜的头发一边往外走。他的目光落在那瓶沙子上，忽然间恐惧地睁大双眼，嘴唇不断抽搐。“你这混蛋！”他猛地扑上来，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狠毒的表情，只是本能地闭上眼睛向一边躲开。

接着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见爸爸的身体被一团蓝色的雾气包围着，脑袋一



下一下撞着浴缸的边缘，手在空中拼命舞动着。房间里充斥着钝钝的沉重的撞击声，鲜艳粘稠的液体一点一点溢满瓷砖，到处都是血液甜腻的芳香。我呆呆地站着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模糊的片断：那个眼睛幽蓝的女子，满脸是血地躺在浴缸里，她的身体在一点一点的腐烂。有人影在眼前一闪而过，那张因恐怖而扭曲的脸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那是年轻时候的爸爸。

那双手终于无力地耷拉下来，恍惚中又看见了那个女子，她长长的头发披泻下来，遮住脸颊，她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凝，我的女儿。”

我只是茫然地望着她，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被封印了这么多年，是你让我得到了自由，因为你拔去了我胸口上的桃木钉。”她笑了，非常甜美的笑容，“只有当两样物品同时失去效力的那一瞬间，我才能重获自由。”我微微一怔，她用那只残缺不齐的右手指着我手腕上的沙瓶，“那里面是我无名指的骨灰，你拥有更强大的灵力，所以我一直无法脱身，现在请把它还给我，我必须离开这里。”我不说话，只是将瓶子握在手心中，递过去。然后那些沙子慢慢凝聚起来，消失了。

她再次笑了，真的是非常美丽的笑容，“谢谢你，凝。”

“可是……为什么爸爸要这样对你？”我终于开口。

她低下头，用她那双异常美丽的眼睛望着我，她轻轻地说：“因为我是巫女，凝，我们是不允许生存的，在那个时候。”

她转过身去，说：“好了，凝，我要带他的灵魂离



它一直在你身边

TAYIZHIZAINSHENBIAN

开。而你，我会让你重新开始生活。”

然后我感到一阵晕眩，黑暗中看见那个美丽的眼睛幽蓝的女子，她轻轻地说：“凝，你会幸福的。”……



谁撞了鬼

我的朋友小林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开车已经有好多年了。这个行业，接触的人形形色色，说他阅历广阔，也不为过。加上他喜欢天南海北地闲聊，一被他逮着，非得让你好好听他上一堂山海红的课。

这一天，我下班回家经过某娱乐城时，正碰上在娱乐城门口等着拉客的小林。他神情略有些恍惚，头发都不是以往那般油光发亮，甚至眼屎都还未擦去。他一手搭在半开的车门上沿，眼睛朝着娱乐城底楼的西餐厅，却又似乎在想着心事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拍了一下他，说：“小林，在这儿候客呢？”

小林冷不丁被我一拍，身子一抖，回头看到了我，顿时朝我咧嘴一笑：“小子，你可吓了我一跳。”

我朝西餐厅里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你看什么呢？”

小林笑了起来：“没什么。这不等生意呢。还有四辆车才到我呢。我下来活动一下。”他的桑塔纳车前面果然还排着四辆出租车。

我说：“这些天不见你，好像精神不太好呀。”

他露出惊讶的神情：“有么？”随即自我解嘲地一笑，“干咱们这行的，不都这样？”





我点了点头，拍拍他：“啥时请你到这儿来吃一顿？”我又朝西餐厅里望了一眼，透过玻璃我看见里面数十张桌子只坐了十来个人。

他露出一口黄不拉几的牙齿：“这里不适合我。不如今天晚上，咱们去火锅店边吃边聊。”他忽然将身子凑到我面前，神秘地一笑：“昨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”

“噢？”我是个不甘寂寞的单身汉，非常喜欢他以往说的那些关于应召女郎，卖摇头丸的女孩以及傍大款的“小蜜”的事。这回听他说的神秘，想必又能长见识，忙会心笑着说：“好，还是老地方。”

小林看着我呵呵笑了，“再做两把生意，就找你。手机开着，好找你。”

我和他告别，走到对过马路回头看时，小林的眼光又回到了西餐厅里。但我无法顺着他的目光，找到他的目标。

晚上十点刚过，我就按照小林打来的电话，来到了离我住所不远处的火锅店。他已经在那里坐着了。

他瞧见了，朝我挥了一下手，我径直走了过去，脱下大衣，在他对面坐下。桌中央的锅底冒着热气，胡罗卜，笋，党参，肉圆一干食物在汤中翻滚，一个鱼头也隐约可见。我的馋虫立时给引了出来，说：“好香。今天不辣出一身汗来，对不起这汤料。”

小林已经倒上了啤酒，边倒边说：“尽管叫菜。咱哥俩好好聊聊。该有半个月没见了吧？小何，现在提升了没？”



我眼光瞄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小林，你的消息挺快呀？”

小林将酒瓶往边上一搁，笑了一笑，没有接话。

我喝了口酒，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提升的事。再偷偷打量他，并没发现他有任何异常。不由想：这小林交友广阔，可能从我公司的同事那儿打听到了我提升的消息。既然他不说，也不用再加妄猜。

小林开始往锅里加牛肉和菜，我也大口吃起来。这大冬天，吃火锅就是一件爽事。吃得额头冒汗了，两人便拉开话茬子了。

刁淋很快就将话题扯到了那桩“不可思议的事”上。“小何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遇上了什么事？”他的脸在腾腾升起的热气后面显得又白又红，全然不像几小时前那个面色消瘦，眼神游离的小林。

我正急着等他提这事，忙接口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？又是哪个女明星被包了？还是新疆美女往胸罩里藏毒粉？”

他摇着头，说：“那些事算什么。哪里能和这一次相比？”他意味深长地望向玻璃窗外，满是水雾的窗子外面，夜色深得如墨一般。

我倒是更急了，心里猜着，但又找不着答案。等小林说，可他偏偏又像吃蛋噎着了，好一阵不说一个字。

我觉得他像是撞见了鬼，全然不像以前那个说话永远不停的弹簧似的小林。“这小林，到底怎么了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呢？莫非是那件事让他变成这样的？那倒真是不可思议了。”



我耐不住性子，趁给他倒酒之际，说：“小林，你卖什么关子呀。说说看，碰见什么事了。”

小林仿佛刚回过神来，将眼光转回我的脸上，说：“昨天晚上我见到鬼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光一下变得特怪异。很遥远，很空洞，又很透明。我的心不由紧了一紧。

他马上露出笑容：“相信吗？”

我瞧着他半晌，说：“不太相信。你说来听听。”

小林开始诉说起来：

昨天晚土，小林送一对青年男女到光大宾馆，然后驱车往师范大学。途经桂林路口，被路边一身着白衣的女子拦住。

白衣女子开门上车，只轻轻地说了几个字。小林一时没有听清，从反光镜里望那个女子，问：“到哪里？”

反光镜里的白衣女子闭上了双眼，嘴唇轻启：“殡仪馆。”这回小林听清楚了，应了一声，便掉转头头，往殡仪馆方向开。

小林时不时地从反光镜里偷看坐在后排的白衣女子。那女子虽然闭着双眼，但仍可看出其娇好的面容，但神色间溢满了伤感。

小林像以往一样，心里揣摩这个女子的身份和来历。首先他想到的是妓女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分针马上指到到十二点一刻，这个时间，正是妓女收工的一个时段。但他很快否定了。妓女上车的地点通常在宾馆酒店或者郊区别墅，而且妓女很少穿白衣在夜里外出，再看白衣女子脸上几无化妆痕迹，绝然不是妓女。



凭其衣着和几无化妆两点来看，几乎也可排除毒贩和不良少女的可能性。那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样的女子会孤身在大街上呢？小林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的脑海中闪电般划过三个字：“殡仪馆”！

这个女子面带伤感，恐怕是失去亲人不久，尚不能从悲伤中自拔，以至深夜还想到殡仪馆缅怀逝人？

眼看就要到殡仪馆了，小林试探着和她说话：“小姐，马上就要到了。”那白衣女子略睁开眼睛，朝车窗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合上了眼皮。

小林见她不改声，又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要当心呀。”

白衣女子仿佛没有听见，表情凝结了似的。小林知道是无法打开此女子的话匣子，心里虽然有点失望，但脚下却踩大了油门，不一会儿便到了殡仪馆门口。

小林瞄了一眼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，说：“小姐，到了。十元。”后排还是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听到掏皮夹摸钞票的声响。

白衣女子上车时带包了吗？小林不由地又看了反光镜里一眼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直看得他当时就呆住了。

反光镜里空无一人，白衣女子不见了！

小林马上反身再看，后排果然是没有任何人影。车门也关着，没有被打开的痕迹。事实上，白衣女子也不可能不发一点声音的下车。

小林不由自主地透过车窗往殡仪馆方向看去，黑森森的夜色中，看不到一点白色的影子。只有馆门口的空地上几根幽暗的路灯闪烁着几点昏黄的光。